

人生絮语

心有桂花香

文/李洪峰



办公楼前几棵桂花树今年无花
了,不免让人有些不习惯,甚至有时有点神伤,
虽然它们没有达到高大如盖的程度,但也有十来年了,往年到了这个时候都开得香喷喷的,树下,洒满一地金黄。

第一次认识桂花,是二十多年前在南京上军校,在学校院子打扫卫生,突然一天我闻到前所未有的花香,沁人心脾,我问这是什么花,有熟悉的同学说是桂花。就这样,我便认识了她,知道这世上有一种特别的花香,来自八月,来自桂花。那时在我家乡还没栽植桂花树。

其实一朵桂花是非常小的,米粒般,小的就摘不下来,如果硬要摘一朵,那非得用捻不可。拇指与食指必须配合,指尖对指尖,轻轻地,小心地,才能在一丛丛花中摘下完整一朵,有花瓣,有花茎。我曾试过,有难度。把一朵桂花凑近鼻子,几乎闻不到香,然而它们团团簇簇在一起,就绝对不一样,这或许就是个体与集体最好的区别吧。

那时我就知道了桂花的颜色有多种,至少有金黄色、白色、橙红色,金黄色是最常见的。教学楼周围几条大道,都栽满了桂花树,尤其是实验楼前两边,长得高大茂盛,开的全是橙红色。一走出教室就能看到,闻到花香。甚至在教室打开窗户,一股花香也会扑面而来,钻进鼻孔,进入鼻腔,悠悠吸进肺里再悠悠呼出,甭提有多提神了!甭提有多美好了!

也是那时在南京中山陵我看到一棵桂花树,被石头围拱成一个大圈,束之高阁,独处中心,真的高大如盖,人们说那棵树是“桂花王”。那年去的时候,刚好遇见她开花,开的是橙红色,那洒满一地的桂花粒,随意铺就的图案,没被破坏,围绕树形成了巨大的圆圈,像是举行一场盛大的乐典,看得让人惊讶,瞠目结舌,太壮观,太美了!无以言表。

这些年老家县城升级改造,也栽植了不少桂花树,在几个市民休闲广场和公园里都有,每到八月,可谓是满城飘香。人们在这种香气里劳

作、散步、舞动,享受人生,无不惬意。

可今年没有桂花香,桂花树就几乎没有结桂花了,个别树上结有零星的,少得可怜,也没香气。

乍一想起来,去年夏天,川渝两地遭遇百年不遇的长久高温,两个月几乎没有下一场如意的雨,天天高达四十多度,一些农作物被晒死,豆苗一点火就能熊熊燃烧。人们感同身受,与火情战斗的场面令人动容。

中秋节第二天是父亲的诞辰日,回老家乡下到他坟上给他“过生日”,看到一些竹子、李子树、桉树被晒死,就连生命力极强的高大的楠竹也未幸免,竹叶枯黄。从远处看去,以前一片苍翠的竹林生出了些许斑点,纯正变斑斓。柑橘更是可怜,树上没有几个果子。往年这个时候正是吃无核橘的时节,今年却吃不到。好不容易在一棵背阴处的果树上找到两个,还是青疙瘩,一看就来酸口水,没熟不说,且个头儿还很小。有些广柑、脐橙树上一个果子也没有,村里人说“都给晒落了,地上落得一坝一坝的”。老屋门前两棵大柑子树倒还挂了不少果,但其个头儿和成熟度都不如同期。那是父亲生前栽的,生长的环境在一处凹地,四面有遮拦物,房屋、树林、竹林。或许就是这缘故,才免遭烈日整天的炙烤,结的果子才得以成活下来。父亲生前未曾想到,遇此年份还能挂那么多果,我还纳闷为啥不栽在向阳处。看来至今我才在读懂父亲,他的良苦用心是要用长久的岁月才能体悟,犹如一本古书。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;他栽树,我吃果。

或许也是没有雨水滋润的缘故,天干物燥,长久的热气笼罩整个大地,植物的确被热得可怜。于是桂花树为了活命,便没有充足养分生长花了,能勇敢熬过来就是万幸,被晒枯的叶子掉落在地上,几场秋雨后又重新发芽长叶,看似乱了季节,却为来年满枝放。

遇此境地,不要渴求太多。虽然看不到桂花开,闻不到桂花香,但她早已浸入了我们身体,在心中飘香。

寻味日志

瓜皮菜

文/王建中

严格说,瓜皮菜不应算作美味。有一回去河曲,卖碗饦饦的一位大嫂说:瓜皮菜是风凉菜。

这个称谓好。没人喜欢听风凉话,也就没人喜欢吃风凉菜了。

瓜皮是西瓜消费的剩余价值,这使它的属性有点尴尬。大雅之堂上,瓜皮菜是没有一席之地的。

我小时候,祖母每年夏天都要腌瓜皮菜。瓜皮去掉绿衣后,剖成条。这个条很讲究,半个西瓜一根直底,是需要有些技巧的。瓜皮菜一次不会腌很多,因是即手食材,会每天都腌一盆。也没见用其他器皿腌的,随手丢在一斤盆里,一夜发酵,就可以吃了。略有轻酸,嫩瓜皮的口感最好。

还有将瓜条晾干的,长长的瓜条晒在搭衣物的铁丝上,或晾在秸秆锅盖上,收缩的没有一点水分了,收在一个袋子里,荒凉的冬季泡一碗,调剂一下生活。干瓜条菜并不好吃,这时它只是一根纤维,既没什么营养,也没什么味道。将就一下生活而已。

也有把干瓜皮菜晒好后,放在小罐里,加入盐,添一二根红萝卜条,一同腌制的。吃时,萝卜也是瓜条味,只是“伴娘”而已,它的姿色被瓜皮剥夺了。但这一罐菜依然没什么个性,在餐桌上也没什么作为,可有可无。作为过去生活的记忆,它就是一个细节。

这么说,瓜皮菜是不毫无建树,并非如此。特别是春寒二月,北风呼号,能有这么几根菜,还是颇有些情趣的。它使焦枯的生活多了一些色彩,也多了一点向往。有时候,遥想幸福是对苦难的一种规避。

很长一些年份,瓜皮菜是年复一年的固定食品,等到夏季过去了,秋天来临的时候,天空也高远起来,至少,可以有土豆吃了。倘这时,能有一碟瓜皮菜,也还不失清贫中的美味。甚至可以加工一下,制作成蘸汤,一点香油,瓜皮菜就涅槃了。

但不管怎么说,瓜皮菜是童年的味道。祖母也去世好多年了。每到夏天,看到瓜皮,过去的种种还会泛上心头。很多事情,你以为你忘了。不经意间的遇见,那熟悉的生活,熟悉的场景,都会带来一种持久的回忆。

味道这东西,就像梦回。沉默的春秋,沉淀的人生,可以在任意一种你熟悉的味道中还原回去。你从哪里来,要到哪里去?!

